

世界教育之窗

# 南非加强本土文化教育的动因与举措

刘秉栋

一个国家,在摆脱西方统治之后的政治重建过程中,教育体系的重新设计和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南非在摆脱西方殖民控制后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机制重建工作,特别是在实现和平转型后,为培养学习者“共同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南非政府愈发重视加强本土文化教育。本土文化教育的加强有助于使本土科学文化及其教育主体得以赋权,使所学的知识有根基、有需求、有用途,从而令学习者感受到本土文化魅力及其实用性和包容性。为了使本土文化教育落实见效,南非教育部门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在高等教育阶段设立本土知识学位、实施课程政策改革、在基础教育阶段强化教材中的本土文化符号等。

## 学而有功 增慧赋能

**加强本土文化教育打通知识关联性,增强学习者的体验感。**据南非斯坦林布希大学戴维克·耐都(Devika Naidoo)教授调查研究显示,许多青年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是“学到的知识各种各样,几乎无所不包,就是与他们自己毫不相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和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社会理念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由此,南非加强本土文化教育显得极具迫切,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仅应该关注青少年受教育问题,而且更应该关注受谁的教育问题,从而将本土化这一命题提高到国家行动的层面。毕竟一个民族的复兴,只有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繁荣远远不够,还必须由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发扬光大。实际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加强本土文化教育也能进而更好地接轨全球其他优秀文化。通过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学习和传承培养民族气质,同样也有利于开阔学习者的胸襟和视野。

**加强本土文化教育厚植民族情怀,增强学习者的自豪感。**全球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在依靠其本土知识解决日常社会经济问题,应对各种环境挑战,南非也不例外。南非拥有大量的本土知识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它们是当地人数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和长期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第九任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大卫·沃尔芬森(James David Wolfensohn)说,本土知识是本土社群文化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从当地社区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发展的过程。此外,南非还在社会科学理论和范式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对社会科学有重要贡献。当然强调回归非洲传统文化不能排斥和仇恨其他区域文化,更不能忽略对国民包容性意识的培养。

**加强本土文化教育培根铸魂,增强学习者的融入感。**全球化必然反射性地带来“本土化”(localization),使地方文化认同得到张扬。地方文化传统连接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精神灵魂,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本土知识赖以存在的载体。对本土知识的重视伴随着各民族发展的异质化心路,是现代意识的觉醒和更具世界眼光的后现代精神的体现。1997年,在多伦多召开了全球知识大会,本土知识的重要性及其地位受到关注。全球知识大会强调要重新发现本土知识价值并对其进行学习、储存和交流,然而号召热切响应寥寥,貌似呈蓬勃之势的本土知识并未得到发扬。有学者痛心疾首地呼吁:“非国大(ANC)将别的国家的风俗习惯移植过来,这样做会破坏我们祖国那些珍贵的风俗……非洲的‘现代化’学校教我们读书写字,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这些学校教我们去赚钱,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必须及时回去,去学习那些为我们祖先服务过的每个传统。”西化的文化知识导致南非民众心灵失根的现象依旧没能得到多少改善,非洲文化传统因被视为“落后的”而遭遇丢弃和背离。这就要求南非制定本土化发展战略找寻非洲文化根脉,并通过教育传递非洲本土文化知识滋养非洲情怀。

## 多维发力 全程推进

**开设本土知识专业,高位切入强根基。**2017年5月,南非西北大学首批本土知识专业毕业生获得学位,迈出了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地区以本土文化培养高等教育知识分子的步伐。华盛顿大学的路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博士在《本土知识与制度改革》一文中指出,风俗习惯是本土观念、价值、历史和条件的重要体现,制度改革需要融入本土知识和反映风俗习惯才能取得成功。南非政府鼓励高校培养本土文化人才,甚至计划设立更高层次的学位,表明其力图通过试行培养本土专业知识人才应对全球化和解决本土问题。开办新专业并培养相关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高等教育在本土化方面先行一步,将为后续相关工作开展储备人才,这些人才再下沉到基础教育阶段培养新人以使本土文化传承较好地开枝散叶;另一方面,随着办学经验不断丰富、运作更加成熟,这些人才必将为研发、拓展和推广本土知识和传统文化作出应有贡献。

**实施课程改革,不断彰显本土文化地位。**国大党等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在与种族隔离政府斗争时,就提出了自己的课程观点。1994年民主转型不久,新政府便

立即在学校实施“临时”教学大纲,以促进教育融合、推动教育公平为主要目标,着力消除教学大纲中存在的种族隔离问题。1996年至1997年期间,为使学校教学适应国家资格框架,“2005课程标准”(Curriculum 2005)匆忙问世,实施后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却招致了多方批评。直至2012年《课程与评估政策声明》(CPAPS)出台,要求教材编写需充分考虑南非本土人文背景,又广泛汲取全球文化知识,以包容性统摄教学发展的各个环节。这才更多地将振兴本土文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等内容写进全国课纲,使得南非以本土化应对全球化有了初步可能。设身处地谋求南非发展绕不过本土化的课题,解决南非乃至非洲贫困和发展问题需要依靠和发扬非洲本土经验和本土知识,需要培养民族继承性和与其与生俱来的情感。从课程标准演化发展的视角来看,南非新政府对中小学课程标准进行的三次修订和更新,本土文化的地位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彰显。此后,南非基础教育部积极做出反应,在大力推进全民教育并反思存在的问题后,制定了契合国家发展目标和教育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规划。



本文图片均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 重视本土 加强认同

**革新教材内容,注重呈现本土文化符号。**本土文化基于历史和地理积淀而成,蕴含着当地人认知现象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凝聚学习者共同体意识的纽带。有学者指出,国家的疆域与领土是客观存在物,无法改变,不存在公民的认同问题。但有研究认为,领土逐渐具有权利内涵,是自然空间向政治空间演变的结果,并成为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和主权的核心理念,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必要的测量维度。南非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教材文本中呈现了大量有关国家地理地貌的内容来培养青少年国家意识。同时,教材中对南部非洲传统婚礼、洗礼、葬礼等仪式以及南非人喜欢并擅长的活动如歌、舞、鼓等也有着一定篇幅的呈现。历史教

材有关南非的历史叙述着重关注了黑人觉醒运动、黑人种族隔离斗争等,意在通过呈现黑人斗争史唤起对黑人品格的认同。“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曾言,“对黑人充满信心才能培养黑人的自豪感。”南非教育在促进融合发展的同时,也在努力以本土文化涤荡黑人心灵、通过塑造良好的族群形象推动文化自信建设。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背景下,南非通过加强本土文化教育破解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使南非人牢记自己的南非身份并增强国家认同意识,对释放南非发展潜力和促进民族国家复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系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本文系2021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2021B-267]阶段性成果)



为实现教育发展目标,过去十年来,全球多数国家对教育系统进行了更多投资。然而,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2021年教育财政观察》(Education Finance Watch 2021),简称EFW)显示,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不到1036美元)和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NI为1036—4045美元)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削减了教育预算,而相比之下,只有三分之一的高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2535美元以上)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NI为4046—12535美元)削减了教育预算。这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已存在的巨大预算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虽然当前预算削减幅度相对较小,但随着疫情持续对经济造成冲击,削减幅度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EFW显示,在疫情前的2018至2019年,低收入国家每名学龄儿童的教育支出约为48美元,高收入国家约为8501美元。这一巨大的人均教育支出鸿沟因为疫情而进一步扩大。

EFW强调,教育支出面临的挑战不仅表现在如何调动资源上,还表现在如何提高资金的实效性上。遗憾的是,虽然教育普及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近年来公共教育支出的增长带来的教育成果还相对较小。疫情之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学习贫困率(即10岁儿童中无法阅读该年龄段简短文本的比例)已达53%,高收入国家的学习贫困率为9%,且疫情导致的学校关停很可能将这一比例(53%)推升至63%。

## 近十年的全球教育支出变化

疫情前,全球教育支出稳步增长,中低收入国家增长最快。2009年至2019年间,全球实际教育支出每年增长2.6%,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其中,约占全球教育支出三分之二的高收入国家,这十年间的支出略有增长,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年均增长5.9%),到2019年这些国家教育支出的实际增长率比十年前高出77%以上。

总的来看,政府依然是教育最主要的投资方,但在较贫穷国家,家庭对教育支出的直接贡献往往更大。2018至2019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家庭教育支出仅占教育支出总额的16%,而低收入国家为38%。与此同时,教育发展援助资金在低收入国家所占比例也较高,约占教育总支出的18%,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援助仅占2%。

家庭、政府和发展援助对全球教育支出的贡献保持相对稳定,政府的贡献约为82%,家庭约为17%,发展援助不到1%。

## 政府教育支出的变化

在过去十年中,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对各收入组别国家而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依然没有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水平。富国和穷国在每个儿童或青年身上投入的教育支出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2018至2019年,中高收入国家的政府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低收入国家的20倍,是中低收入国家的4倍。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差异很大,其原因并非政府预算中对教育的优先重视程度不同,而是在于政府调动更多的政府资金投入教育往往受到财政收入有限的制约。

EFW以世界各地区的29个国家(约占世界中小学和大学年龄人口的54%)为样本,发现从平均值来看,疫情后的教育预算年度增长幅度(4%)高于疫情前(1.1%)。然而,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政府教育预算变化趋势不同,疫情后,33%的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教育预算下降,高达65%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预算也出现下降。因此,报告提出,须对这一下降趋势保持警惕。

## 国际教育援助的变化

在过去15年里,援助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一直保持在0.3%左右。自2009年以来,在低收入国家,援助总额占受援国国民收入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在中低收入国家有所下降。

分配给不同教育阶段的援助份额保持相对稳定。2009至2019年间,基础教育获得的援助占援助总额的43%。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基础教育援助增幅最大。按人均计算,低收入国家的基础教育援助高于中低收入国家。

国际教育援助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21%,每年增加2%。在本世纪最初十年,援助金额增长迅猛,自2014年以来,教育援助增加了30%,在

# 疫情影响下的全球教育支出

赵阔 李立国

201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59亿美元。但是受疫情、财政紧缩、其他部门需求以及学生流动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援助额度将有可能下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特凡尼亚·贾尼尼表示:“据预测,援助总额相较2020年可能会减少20亿美元,且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内都很难恢复到2018年的水平,这意味着依赖教育援助的国家将会陷入困境。”

## 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化

关于家庭在教育支出总额中所占份额,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往往高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2018至2019年,低收入国家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教育支出总额的43%,而高收入国家仅占16%。2006年以来的十余年间,低收入国家家庭教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约为高收入国家的六倍左右。低收入国家家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有所增加,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贡献仍然很大。

疫情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困难和健康冲击。预计贫困增长最严重的地区是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疫情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些地区支付教育费用的能力,并最终导致更高的辍学率。低收入国家的额外社会保护措施平均约为人均6美元,而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分别为28美元和56美元。

## 资金使用的公平与效率

公共教育支出可能是高度不平等的,较富裕的群体往往占有更大的可用资源份额。在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经费总额的40%惠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而只有10%惠及最贫穷的人口。

在将政府教育支出转化为教育年限和学习成果方面,各国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较富裕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学习结果,人口稠密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提供的教育服务也通常比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更便宜。由于支出决策不理想、问责有限、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低等问题,许多教育系统支出效率低下。

EFW指出,在过去十年内,人均教育支出的增加并不总能改善教育成果。每增加10%的生均支出,教育成果仅改善0.8%。部分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在增加人均支出的国家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取得了成果。

## 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支出展望

综上所述,过去十年来,全球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额持续增长,但有迹象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中断这一上升趋势。各国为保护和增加教育经费所采取的政策各不相同,大多数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教育资金,但依然有相当数量国家的教育系统在有效利用资金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后疫情时代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教育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教育支出不平等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亟待解决。世界银行副行长玛塔·穆尔蒂认为:“这要求各国必须将教育支出同教育成果的改善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弥补疫情对学习造成的损失,并利用这一机会打造更加有效、公平和有韧性的教育系统。”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还凸显了监测教育筹资模式与变化趋势的重要性。这需要各国努力提升教育支出数据收集能力,完善教育支出跟踪系统,扩大数据库的覆盖面,进一步提升教育监测数据质量。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副院长)